

梁斌

全集

The Complete Works
of Liang Bin

4

长篇小说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The
Complete
Works
of
Liang Bin

全集

梁斌

4

长篇小说

1914~1996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 百花文艺出版社

梁斌全集

The Complete Works
of Liang Bin



1953年摄于湖北武汉，时任《新武汉报》社长。

梁斌

全集

The Complete Works
of Liang Bin



1989年在天津“梁斌书画展”上为群众签名。

The Complete Works
of Liang Shu

全集

梁
斌

第 一 卷

长 篇 小 说

(四)

邻家

(轶稿残卷)



大会开完,工作组当场宣布选举结果:“华一君当选正队长,乐连当选副队长!”应着话声,人们一齐喊叫:“好吗?女队长上任了!”

选掉乐连,使华一君当选正队长,在一个生产队来说,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这说明一个生产队的人心动向,说明一个生产队的生产,将有剧烈变化。也说明工作组在这个村里整党整社,一冬天的工作成绩。这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里,一场斗争的胜利。夜深了,人们一连开了几个月的会,也实在疲乏了,一个个从炕上,从槽道里,从墙根儿底下站起来,随着一片喧哗议论,一步步走出队部,踏着厚雪回家睡觉,大雪已经停了。

华一君还是站在木槽旁边,左手扶着槽桩呆呆地出神,这一场斗争不是容易,选举的胜利,在她自己来说,还琢磨不出是怎么样。乐连脸上焦黄,看人们走完,悄悄走过去,拍拍一君的肩膀,说:“好!嫂子!从此以后,我就要做你的下手了,你说一,我不能说个二,瞧着!明天我就向你办交代。”他说着,龇开牙齿笑着,闹了个鬼脸儿,弯下腰,溜出队部去。

华一君还是站在那里出神,别人喊了什么,说了什么,她完全没有听见,只听得那匹老马,站在槽那边,垂着鬃,用它那两扇

厚厚的嘴唇,簌簌地搜寻着槽里的黑豆。工作组长,县委组织部长张同志,走过去说:“一君!你回去吧,天不早了!”

话声未了,有个老人站在门外喊:“一君!回去吧!回去吧!爹在这儿等着你!”老人说着,又走上台阶,说:“一君!人们有眼力见儿,选了你,你就干下去,有什么好和歹,有爸爸我呢!”说话的人是乐老固,他不是一个平常的庄稼人,在“七七”事变以前,他扛了多少年的长工,受了多少年的苦,卢沟桥上一声炮响,他就参加了救国会。在一九三七年的冬天,他入了党,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员。因为穷困,他在外村,串着房檐流浪了十几年。就是为了这一点,他被县委派回乐庄发展党的组织。在八年抗日战争里,他做了八年的支部书记,经过多少风险,才从枪林弹雨里钻出来。人,不论有多么样的英雄气概,有多少过硬的本事,到底逃不出人生的规律。新中国成立以后,国家事务更加多起来,他的年纪也越来越接近老年了,于是经过县委的同意,把支部书记的工作让给他的后继人赵和。后来,他自己去管理生产队上一片小菜园,一个养猪场。虽然,赵和当了支部书记,他还是左右不离这位老顾问。要问乐庄多少年来工作,从合作化到人民公社、三面红旗怎样在乐庄体现的,乐庄人们怎样在三年灾荒里度过来的,他是见证人,一切逃不过他那两只炯炯有光的老眼。就是由于他的支持,他的守寡的儿媳,在整党整社里,战胜了老战友乐老芬的儿子乐连。照他的说法,乐连是“年景太平了,他的心上也太平了,眼里看不出事来了。只知道弄他的皮革铺,忘了农业生产。他的思想,起了变化了。”其实还不止此,只是在目前,整党整社里,发现了他有这些问题罢了。他觉得乐连的父亲在世的时候,一直是他的帮手,他们并肩作战,通过减租减息,合理负担,一同击退了乐庄的封建势力和地主阶级。当了五年的村长。直

到一九四五年,日本鬼子投降之前,在一个深夜里,乐庄忽然被日本鬼子包围,把乐老芬掏出去,活埋在村北里大柳树底下。老战友这一场灾难,是他永远不能忘记的。

他站在台阶上,顺着灯光,看着他得意的儿媳华一君。说:“回去吧!孩子,天晚了,回去吧!”

生产队里专管喂牲口的老德爷爷也说:“一君!你公公叫你,你回去吧,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。前几天人们都说,万事俱备,只欠东风,今天晚上把东风也刮过了,好好干吧!人们都拥护你,保证你康庄大道一路平安。”

这时,华一君心上还是有些矛盾不安:第一,和乐连家人们是老街旧邻,几辈子革命的交情。今天,为了革命,她和乐连斗争得死去活来。第二,这次整社选掉了乐连,她当了队长,觉得怪不好意思的。再说,这个队长要是当不好,又该怎么办?当然,这还是属于旧传统里的旧思想。可是在目前来说,也还难免。她听得老德爷爷说,才收回神来,抚摸了一下老马的耳朵,拿起草筛给牲口筛上两筛子草。干草的香味,冲着人们的鼻子。她拍拍身上的尘土,迈开健壮的脚步,走下台阶,雪在月亮下闪着光亮,她踩着月光往头里走,老公公在后头跟着。她挺直的腰杆,健壮的腿脚,叫人一看就知道是在年幼的时候经受过军事训练的;那是在抗日游击战争的年代啊!那时候,她当女民兵队长,当十七团攻击齐村据点的时候,她把女民兵带上前线喊话,听得一声号响,冲锋的时候,她向敌人连连投出五只手榴弹。把铁环穿在手指上,带回来叫老公公看。乐老固把五只铁环放在手心里,掂得哗哗地响,笑眯着眼睛说:“好!名不虚传,俺闺女道地是个女英雄!”

今天,人们在整风整社里,对着这个久经锻炼的女战士,就

像向阳花一样,脸儿朝着她,心里维护她。华一君呢,她却向来是站得稳、立得直,一是一、二是二,不论至亲厚友,都按党的政策原则办事,从来没有半点含糊。她常说:“国有国法,党有党规。”就是因为华一君有这样的性格,而且顽强善战,才带领起群众,打胜了这一仗。

华一君和社员们对乐连的大辩论,主要是在三年灾荒中,乐连只顾个人,不顾集体。只是想自己的办法,只顾自己一家人吃得饱穿得暖。强迫命令,不把社员看成自己的同阶级弟兄,动不动就捶桌子摔板凳,不给社员们正当的民主生活。没有根据节约的原则办事业;买一辆胶皮轮大车也上北京,一住就是一个月,不用说车价贵贱,光是房钱饭钱,就够第三生产队的人们一呛了。水库上一天没有去过,有人说他离不开乔小雪,谁知道呢?依华一君的看法,他是吃不得苦,受不得寒,中了糖衣炮弹,快蜕化了。为了乐连,赵和跟大队长不知道跟他谈了多少次话,开了多少次会,也解决不了他的思想问题。在一个偏僻乡村里,开今天这样的会,实在是不平常,乐老固也以长辈的身份连骂带劝,闹了几次。可是他中毒太深了,不能回心转意。有人提议给他个留党察看,工作组的意见,先调动一下工作,看看再说。

华一君从明天开始,就要在一个生产队里当家主事。那种兴奋的心情,久久不能平静。回到家里,走上台阶,跺跐了两下脚,磕掉鞋上的冻雪,有窗外的雪光照着,房子里并不黑暗,像是黎明前的淡墨色曙光。

今年是中国北方最冷的一个冬天,可是人们经过三年困难时期的锻炼,只要吃得饱,并不觉得怎么冷。长年在村外劳动,只要一走进屋里,就觉得浑身温暖。在薄明里看见女儿乐云一

张红晕的脸，她在熟睡着，把两只胳膊袒露在外头，两条油黑的大辫子，摊在枕头旁边。她是在两年前初中毕业时，报名回乡参加农业劳动的。当时，乐桂的好朋友，县青救会的马部长从北京来了一封信，叫她到北京去，要和乐福一样的供给她上到大学毕业。华一君觉得：叫人家供给一个孩子就算了，供给两个，她实在觉得过意不去。现在马部长已经是中央人民政府工业部的局长了。

一君站在炕沿边看着乐云。由于母女之爱，不，当她每一次看见女儿乐云或是儿子乐福的时候，她会很自然地，眼前闪现着丈夫的面影。乐桂，她亲爱的丈夫，已经死去十几个年头了，在十几年中，她用自己的劳动哺育着两个幼小的孩子，现在他们都长成大人了。她本来想一进屋就睡觉，可是一想起乐桂，感情就像潮水一样地从胸中翻卷起来，像是涌起雪白的浪花。她划着一根火柴，把灯点着，灯火在寒冷的黑暗里，只有豆儿那么大。她端起灯，看着墙上挂着的照片，自从乐桂牺牲以后，这张照片就长时间藏在她的镜匣里，后来儿子乐福偷偷拿到北京，配了这只金色的镜框来，一君说不出的高兴。心里说：“咳！这孩子，他怎么能这样体会母亲的心理！”

看见照片，就像看见乐桂本人一样，他挺起胸脯，两只明亮的大眼睛看着远方。一君呢，却像一个小孩子一样，低下头，看着地上。那还是在战争的年代，在一个偏僻乡村里，自由恋爱，还不是那么自然的；但是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随着伟大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运动的展开，广大青年男女，毕竟挣脱了封建的枷锁，得到了恋爱的自由。那时一君才是十七八岁的姑娘，乐桂才二十岁。恋爱开始的时候，都在村剧团里唱歌演戏，结婚以前，有人沿村照相，赵和推推搡搡，把他们拉在一起，照了这张相片，花

钱不多,只洗了两张。一君把这张照片,藏在衣袋里,每每在没有人的时候,她就拿出来看。那天,他们正在一块儿开会,不知不觉敌人进村了,民兵们在房上响起枪来,他们抬起腿来就跑。她和乐桂在头里跑,敌人在后头追。敌人照着他们啪啪就是两枪,他们刚好钻进青纱帐里,直跑得气喘吁吁。跑到一个歪脖柳树坟里,一君坐在石桌上,掏出手巾,拂去石桌上的土,笑了说:“乐桂!来,坐下歇歇吧!敌人找不到我们了。”

乐桂用袖子擦去脸上的汗,说:“王八蛋!赶了我们个野鸡不下蛋!”说着,他们并肩坐下来。

敌人的枪,没有打着他们,他们心上十分高兴。一君从衣袋里掏出那张照片,握在手心里,说:“乐桂!你看,你的两只大傻眼,望着远处什么东西?”

乐桂说:“傻丫头,咱在县里党训班上党课的时候,老师不是讲过了吗?毛主席说,看着远处,‘地平线上,已经露出帆桅了!’你忘了?”那时候,他们就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了。

一君一听,合着嘴哧哧地笑了,说:“好孩子!你真聪明!”

乐桂说:“咱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!”

可是,一君还没听完这句话,她的脸色,一下子变了,好像浮云掠过太阳。她看到照片上,她和他之间,有一个小洞,小洞周遭,泛起土色的焦糊。乐桂看了看她的脸色,看着照片说:“唔,那可能是被子弹打穿的!”

乐桂一说,一君才明白过来,翻过衣袋一看,果然被子弹穿了一个洞。一君一下子笑了,眼里挤出一滴眼泪,说:“唔,不好!我们中间被枪弹穿了一个窟窿,咱俩恐怕不能白头到老!”

乐桂拍了一君一下,说:“哪里,你怎么那么迷信起来?”他一时高兴,伸出长长的胳膊,把一君揽在怀里,接了个长吻。

自此以后，一君在村妇救会里当了武装部长，乐桂在村青救会当了主任。

想着，她脱了鞋子，上炕拉过被子，和乐云并排着睡下。

那是十几年以前的事情，她不敢仔细回忆那段生活，那是她一生的黄金时代，当然也正是这块游击根据地里的黄金时代。平原上的人们，只要一忆起那段生活，就会兴奋，也会悲哀，兴奋的是，古老的中华民族，站立起来了。悲哀的是，在战争的年代里，是残酷的，悲、欢、离、合在所难免。一君一想起那个战斗的年代，就会充满激情，她在战争的年代里过了战斗的生活，也过了青春的生活，乐桂为她生下两个孩子。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前夕，曾经有一股敌伪军出来扫荡，乐桂和一队民兵钻进乐家大院的地道里，不巧，这条地道被敌人发现了。敌人叫他们出来，说，“缴枪不杀！”当然他们不会相信敌人，也不会听敌人的话。敌人用水灌，他们在地道里有防水的设备。用烟熏，他们有避烟的办法。最后，可恨的敌人抓来民夫，破坏了地道，放了毒气。可怜三十五个民兵，几十个青救会和妇救会的会员，被日本鬼子毒死在地道里。乐桂是其中的一个。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，县青救会的马部长，从很远的地方赶了来，大哭了一场，对一君说：“华同志，你守着这两个孩子过吧！我要待他们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样！”

不用说华一君，就是任何人想到这里，也不会不流出眼泪。尤其是华一君，自此以后，她丢失了爱情，丢失了年轻的丈夫乐桂。那时，她还在年轻的时代，虽然乐老固亲自跟她谈了几次，希望她根据自己的意愿，另找一个心爱的男人，乐老固也并不难，两个后代由乐家为他抚养。可是她不，她发誓，为了两个心爱的孩子，为了老人，宁愿留在乐家，再也不改嫁了。她一心扑在工

作上,她觉得最高的安慰,是完成丈夫未完成的任务,为了党,为了无产阶级事业,付出自己的血汗。因此,从互助组到合作社,从初级社到高级社,她都在拼命地劳动着。每日每日,从太阳出到太阳落,几年以来,她那白皙的面皮,晒成酱褐色了。

华一君想到这里,实在睡不着去,斗争的心情,在鼓舞着她。她翻身起来,穿好衣服,点着灯,两只手趴在桌子上,眼不错珠地看着那张照片,一直看了半天。这时,对面屋里,老公公在呼起鼾声,响得呼呼的。

她悄悄地走出来,开了门站在台阶上,待了一刻。雪光耀着月亮,要多明亮有多明亮。她走下台阶,踏着雪走出二门来。外院是一个大场院,是乐庄有了名的乐家大院,土改以前是大地主乐老高的宅院,土改以后,分给一君和乐连两家了。当然经过战争,已经残缺不全了。大院当中,有一棵老椿树,树下矗立着一座汉白玉石的英雄纪念碑,纪念烈士们在抗日战争的年代里,一场英勇奋斗,自此以后,他们长眠地下了。

这棵老椿树,自然也经过历史的考验。那时,妇救会开会在这棵老椿树底下,上识字课也在这棵老椿树底下。今天,生产队员们开会,还是在这棵老椿树下面。华一君用滚热的手,抚摩了一下碑石,站了一刻,月辉照耀着她的脸,心情慢慢平伏下来。她在碑前走来走去,散了一会儿步,才一步步走回她的房屋,吹熄了灯火,睡在炕上,雪照着窗格,还是亮亮的。

二

第二天早晨,天还不亮,乐老固就起身了,他自幼养成这个习惯,不能睡懒觉。当小做活的时候是这样,年岁大了,当领青的

时候也是这样,抗日的时候更是这样。现在,他老了,还保持着这个老习惯,只要听到笼里的公鸡一叫,他就翻身起炕,去摸索早晨的活儿。

大雪停了,天晴得明朗朗的。屋檐上,树干上尽是披着雪。两只白肚皮喜鹊,站在树枝上,喳喳地叫个不停,乐老固把门一开,又腾地扇翅飞跑了,树枝上的积雪哗哗落着。乐老固戴上毛线帽头,掩上怀襟,系上褡包,拿起扫帚扫雪。雪很厚,扫一会子,又用木锨除一会子。鼻子嘴里冒出腾腾白气,胡子上、帽子上都冻上冰珠。老人一边扫着雪,一边喊着:“瑞雪兆丰年啊,看明年的吧,一定来一个大丰收!”说是喊,其实就是随便说说就是了。老人身量大,喉咙高,膛音很大,高喉咙大嗓子的。

老人一喊,一君也就醒了,一睁眼,早晨的阳光,已经晒在榆树尖上,听得老人喊叫,一君抬起头来问:“爹,你说什么呢?”

乐老固在院子里除着雪说:“我说,今年冬天下了一场大雪,明年一定是好年头。”

一君说:“敢情那么好,一连三年灾荒,赶上我当了队长,正好来个好年景,爹一定很高兴吧!”

老人听着,哈哈笑了,说:“傻孩子!我们享的是毛主席的福啊,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……这个工作一经深入,生活就要变样了。”说着,他把鸡窝门打开,让那只大公鸡和几只母鸡跑出来。这是他家精心养着的,经过艰年,到了现在不是容易。那只大公鸡,红红的冠子,华丽的羽毛,一出窝门,就赶着那几只大母鸡满院子跑。

说着,华一君也就起炕了,她把热被窝给乐云盖上,不提防一动被子,乐云也醒了。慢悠悠地睁开眼来,看了看明亮的窗格,再看看妈妈的脸。在她的记忆里,她还在儿童的时候,妈妈有一